

DUSHI LIULANG JI

骆英^著

都市流浪集

作家出版社



骆英^著

都市流浪集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都市流浪集/骆英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 12
ISBN 7 - 5063 - 3144 - 6

I. 都… II. 骆… III. 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6571 号

都市流浪集

作者: 骆 英

责任编辑: 唐晓渡

装帧设计: 每天出发坊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200 千

印张: 12.75

插页: 17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144 - 6

定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一： 诗人在城市的遭遇

谢冕

这是一本关于都市的诗集。几乎所有的诗都指向一个都市流浪者内心的矛盾、痛苦，甚至凄惶。这本诗集向我们展开了现代都市生活的广阔场景，那里的街巷，那里的高楼和过街桥，那些由水泥和玻璃组成的重重叠叠的建筑物，那里奔驰着、冲撞着的流水般的车辆、斑马线，以及闪烁不定的街灯。现代都市的繁华景象，都经由诗人的笔墨纳入了我们的眼帘。一些都市里最新的事物，如数码相机、虚拟婚姻、网络和KTV、AA制、“美女作家”、鸡尾酒会和咖啡厅，还有一些隐蔽的、不那么显露的都市生活场景，诗人也都有犀利而充满锐气的描写：摇头丸、二奶、下半身写作，等等。这部诗集可以说是现代城市生活的一部诗化的小词典，它包容了当今行进着和发展着的都市动人景观，它从另一个层面提供了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它是引导我们认识中国当前都市由外观到实质的全景图。仅此一端，我们便有理由积极评价诗人骆英的努力。

这本诗集题名《都市流浪集》，它的最重要的诗篇便是总数为31首的组诗同题诗。诗人以充分的抒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都市人的内心世界。除此以外，诗集中的绝大部分篇章，也都是与此相关的人在都市找不到自己的感受，一个始终在都市流浪的题旨。它的着眼点在于揭示都市的畸形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促进了都市的繁荣，从而有力地加速推进社会的进步。现今中国社会的重心，已经由广大的乡村转向了不断扩展的城市。随着城市的高度发展，民众的生活也得到明显的改善。从这点看，我们和城市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两端，我们的大多数人都是城

市发展的受益者。

了解诗人骆英的人们都知道，他本人一直是都市开发和建设的积极参与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强有力的推动者。他在这方面不仅投进了巨大的财力，而且也投进了全部智慧和心力。他为都市的繁荣做出了得到广泛认可的业绩。他无疑是一位成功的投资人和决策人，他是卓有成就的中青年企业家。他完全有理由为他的付出而骄傲和自豪。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作为诗人的骆英，他在这本诗集中采取了与前述完全不同的视角：他从城市的建设者转而成为城市的批判者。他在诗中的形象也不是都市文明的讴歌者，而是鲜明地充当了都市“罪恶”的揭露者。他作为都市主人翁的地位，也转换而为都市的流浪者。诗中彰显的，不是一个与城市水乳交融的现代居民，而几乎总是与城市格格不入的、甚至是水火不容的“外乡人”。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形象。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矛盾的组合体，使得骆英的诗具有了不同于一般城市诗的深刻性。它通过有力揭示城市的内在矛盾的尖锐性，使骆英的诗获得了同样题材作品的特殊魅力。一个城市建设的投资者，在他的蓝图下生长出了现代城市的惊人绝艳，而他的内心并不在城市栖居，而在不停歇地、无休止地流浪。骆英无情地揭示了都市的丑陋：拥挤的车辆“如蟑螂在城市扫荡”，一条条马路“如无数黑蛇”，人与人同样地落寞，“像是囚车押送这些人去角斗场”。那些在诗中出现的人，从清晨就开始流浪，作者形容，那领带是枷锁，“拴我在都市的监房”，手捧着咖啡而心却悲伤，甚至无故地诅咒那咖啡的香味“像塑料，干硬又涩苦”。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百般地无奈，他想突围而出，自喻好比是一只风筝，即使断线而去，也飞不过这城市的高墙；即使万幸飞出，前面也会有高楼折断翅膀：“这城市与城市的谋杀你无法躲藏，这高楼与高楼的残忍你无法忍让”。骆英的这种充满矛盾而又尴尬的双重身份，是他从自己的人生阅历中深刻反思得来的。他现在虽然从心志到财富都拥有非凡的实力，但他有一个铭刻于心的记忆。他的广阔背景在西北的乡村，那些童年的记忆时刻“干扰”着他现在进行的事业。他做着大事业，而他的心中却始终怀着那个遥远的记忆。这里的繁盛与那里的贫瘠构成了鲜明的反差。事业与诗歌、城

市与乡村、发展与停滞、富有与贫穷，啃啮着他的心。他是一个诗人，他是一个内心充满着良知、智慧与爱心的人，他无法平静，他不能不为自己的行动自省、自责。

有一个午夜，那是2003年9月16日的凌晨1点38分，他写《午夜家信》。忙了一天公务，是一个不眠的夜晚。诗人自喻如“困兽沉默在陷阱”，变得“苍老而沉重”，面对着半城的薄霜，“心中有一片童年的沙枣花香”。也是这一天，也是午夜，1点40分，他写《生存者》。生存在酒吧大堂，是一遍遍重复卸装，是一遍遍被商务通收藏，此时此刻，“总让人把母亲突然回想”。这一个夜晚他一口气写了许多诗，就这样在思念中度过这不眠之夜。诗人认为城市是用“思念”建成的，“每个人都把信写向远方”。他们都魂不守舍，他们都是“流浪者”，“日日想从这城市逃亡”。

骆英对于城市的揭露和批判，是与他的自我审视与自我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与穿透力。这里没有矫情，只有沉痛。他对自己有着并不宽容的谴责。他说“我无法说清我的生存”，“我的流浪同样可疑”，甚至“我的哀怨同样地无法考证”。这最后一句最为深刻，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痛感。就是说，惊恐也好，哀怨也好，忧伤也好，在他人看来是没来由的，而在诗人却是锥心之痛。在诗集的第一首《在都市流浪》中，他为水泥缝隙中的虫儿忧虑，他为街角的小草担心，深恐它们失去家园，无家可归，在都市的建设中覆亡。这里隐藏着深刻的人文的和生态的关怀。

诗人的自我批判是不留情的，他无情揭露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在众生华丽时你却自弃，在金碧辉煌时你却惊恐”；“在繁华的底层独自悲泣，远望着人群不敢忧伤”。诗人对此作过自我剖析：“我站在了城市的对立面。尖酸、刻薄、激进、变形，似乎是城市不共戴天的仇人”^①；“城市化的过程加大了社会的不平衡，在城内和城外，有许许多多的弱势群体”。这就是造成诗人内心不宁的深度原由。最沉痛的一句话，就是《都市流浪集》组诗中的“所有的得到都令我悔恨”^②。他不讳言“得到”，但他同样不讳言“悔恨”。这就是骆英诗歌的感人之处，也是深刻之处。

前面我说过，骆英的贡献在于全面深刻地表现了现代城市的发展及其矛盾，也许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他表现了城市中人的失落

和异化。在此,我还要着重表达的是,诗人在表现上述这一切时,完成了他的自我批判。这是迄今为止诗人们还不曾达到的。我们应当感谢骆英对当代诗歌所做的这一贡献。认识城市,热爱城市,同时还要批判城市,这是骆英这部诗集给予我们的启示。

骆英认为,诗是观赏的和映证的,同时又是宣泄的和倾诉的^③,他特别强调诗对于社会的关怀和诉说。我对于这一诗歌理念十分认同。当然,骆英在从事这一工作时,是充分地注意了作为艺术的诗歌特性的。骆英的诗风清新自然,有很强的节奏感。他的缺点是有时因过于注重情感宣示而不考究表达的精美。但有些诗却因为这种细部的考究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城市的远》:“难言的爱怜像菊 / 清黄得摆不动雨帘 / 无助的等待像荷 / 残枯得飘不满塘岸。”这里的菊和雨帘,荷和残枯、塘岸,有着古典文学素养的人,不难发现诗人独到的、而且精心的艺术造诣。

在这部诗集中,有许多结构相当完整的篇什。我最为喜欢的是他写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的《邻居》:

邻居

是另一个门

是另一个狗的主人

邻居

是另一个邮箱

是另一个开门密码的主人

邻居

是另一个车位

是另一个电表的主人

在这里,邻居只是数码和物,邻居不是“人”。人在这里已经消失,人被无情地物化了。这就是城市发达造成的一个后果。门、邮箱、车位、狗、开门密码,还有电表,有的只是抽象的“邻居”,没有“人”,不置一言而彻骨透心。这里的技巧和创意是秘藏着的,真的用得上古人说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我们在骆英的悔恨和激愤中读出了一颗纯粹的诗心。他以无尽的热诚投身于他所从事的事业；他又不断地思考此中的负面价值，他对自己也有深刻的反思。当他思及他的流浪生涯，他仍然钟情于他不惜反复“诅咒”的城市：

只有在我的祖国大地上流浪
我才愿用我的生命承受孤寂

2004年12月2日于京郊昌平海德堡花园

① 骆英：《都市流浪集》后记

② 见骆英组诗《都市流浪集》第15首

③ 同注①

序二： 我等着他的下一个惊奇

陶斯亮

看了骆英的新作《都市流浪集》后，突出的感觉是震惊，甚至有点困惑。与他先前那部柔情似水、愁肠百转、唯美浪漫的《落英集》相比，诗人在这部诗集中，毫不掩饰地，用恶狠狠的语言甚至是粗口，表达了他对那种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都市生活，以及那些放浪形骸的男男女女的憎恶。他更加无情地诅咒了一些诸如二奶、美女作家、虚拟婚姻等社会现象。他对自己也没客气，把自己从头到脚也骂了个够。但从这满篇的仇恨中，你也能感受到一种无比深沉的爱，那就是当他写到故乡、爱人和祖国的时候，从笔端流露出的情与爱，是那样的温柔绵长，读来着实让人感动。

作为一个在房地产上有独到建树的企业家，一名城市的建设者，骆英每天从事的都是促使城市长高扮靓的事业，可为什么他又偏偏如此深恶痛绝地反城市呢？我试图去理解诗人那充满矛盾愤怒及灼痛的一颗心。我苦思冥想，慢慢地，我看清楚了，那都是源于一个爱字啊！

做为一个都市人，对都市丑陋的一面，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熟视无睹，甚至是麻木不仁的，只有最有责任和使命感的那种人，才能持有这样的激情，无论爱也罢恨也罢。

爱到深处是恨，恨到深处是爱，诗人既爱极又恨极，在这两种强烈情感的煎熬中不能自己，只能用诗来宣泄内心的感受。由此我想到，诗人是什么？大概就是用韵律和节奏来表达最直觉的爱与恨的那种人。而诗人的本质又是什么？说到底一定是爱得最痴情，爱到心都痛楚的那样一种人。如果仅仅只有恨（我指的是纯粹的恨），

那肯定不是真正的诗人。所以我们理解骆英的反城市诗，究其内核，乃是对城市的反思和自省，如果不是使命感使然，是不会有这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的。

骆英是个成功的企业家，可以说非常的成功。中坤集团惊人的发展速度令人目不暇接，它继在安徽、山西、北京取得骄人的成果后，又挥师西进，投资几十亿，大刀阔斧地打造面积达120万平方公里的南疆旅游板块。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这回你不是一手摞十五只跳蚤了，你是摞二十只跳蚤了！

就像当年在黟县宏村鬼使神差的投资一样，骆英这次放胆西进，完全凭的是心灵触动。当他第一次看到南疆那壮丽的景色时，震撼的血脉激荡，几乎在瞬间，就决定了自己今后的命运，那就是从此要与南疆紧紧绑在一起了。在这里，骆英有诗人的浪漫和冲动，也不乏企业家的敏锐和精明，更有一般投资者所不具有的战略眼光。

作为曾与骆英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坐了好几年的我，始终搞不明白的一件事是，他是如何同时扮演着企业家和诗人这两个思维模式完全不同的角色的呢？我听说，他可以坐在办公桌前，一面疾颜厉色地训斥部下，一面写着极温婉凄美的诗，这就好比一手耍大刀，一手在绣花一样，是绝对难以想象之事。可他偏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曾对他说：“你是不是有两个脑袋，一个管企业，一个管写诗呀？”他眯眯起那双标志性的小眼睛只是笑。

其实骆英也是肉身凡胎，不同于我们的是他对自身潜能挖掘得比较好，具有一般中国人比较薄弱的创造性思维；而我们大部份人都是白白浪费了脑资源，一生都习惯于惰性思维，也就是简单的反射弧思维。所以，以我看，骆英成功的奥秘，最主要的是他开窍了，不仅仅是脑子开窍，心智开窍，更可贵的是良知开窍，因此他才能做到一个人生当两个用。

一个人的脑细胞再多也是可以数得过来的，但一个人的创造力却是无限大的，这是骆英除楼群和诗歌外给我们的又一启示。

骆英总是不断地给我们以意想不到的惊奇，如果不这样那就不是他了。我等着他的下一个惊奇，也许那才是真正的惊奇！

序是不能一而再写的，写这篇序我有种江郎才尽之感。这原因

除了自己的水平有限外，更主要的是骆英实在是太丰富的一个人了，以至于你无论从那个角度写他，都有种力不从心之感，所以这篇东西只能是拉拉杂杂地谈点体会，远算不上是序。

2004年11月14日

序三： 城市文化的诗性感悟

张同吾

我刚刚从意大利归来，便走进了骆英的诗歌世界，波光潋潋的威尼斯，美仑美奂的佛罗伦萨，镌刻着文艺复兴奇迹的罗马，都随浩渺的云空而远去，现在激荡着我心胸的是骆英的五彩缤纷的意象和他闪光的诗句。为着他的坦诚和深刻，为着他的明澈和犀利，为着他的激烈如火和柔情似水，为着他的诗情澎湃和才华四溢，我被深深感动着。

骆英的又一部诗集《都市流浪集》即将出版，我承邀为序，因而有幸先于读者阅读这些视角新颖、意象缤纷的诗篇。记得一年前，他出版了《落英集》，当时真让我惊叹不已：这位能够驾轻就熟地把握商业规律的人，这位能够以智慧和胆略开创了一番宏大事业的人，这位能够驾驭命运的风帆去驶达辉煌彼岸的人，竟然有这样美妙的情思，竟然有这样真实的忧乐，竟然有这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磅礴的艺术才气！我至今记得《酒歌》中那些光彩照人的意象群落和回环往复的情感激荡：“王者的长歌轻弹如林 / 月霞的紫纱如雨飘洒 // 迅如初梦啊谁又归来 / 杰如孤鹰啊沉默如云”；“落英铺就的归路晶露漫漫 / 小亭长守的荒径铁锈般沉重”；“许诺的背叛成熟于九月 / 涛起般的祝福收藏于沙岸 // 高高举起的呼唤金笛般鸣响 / 迟迟生长的希望翻越在山冈 // 芝绿芷香的庭院清明般安祥 / 金碧辉煌的守候浩浩荡荡 // 明亮的秋菊泪珠般纯真 / 漫远的倾诉从初冬起航 // 霞光灿烂的时候谁来欢笑 / 远岸飞雪的时候谁来换装”……我至今记得他怎样以深挚的感情歌唱生命：“我的世界是玫瑰结成的 / 它的芳香永远年轻 / 我的月夜是纯情

的 / 它的无瑕永远令人心动”；“请接纳我吧 / 一个渺小而怯弱的生灵 / 让我为每一滴水珠而歌唱 / 像是为每一次生命的跃动而欢欣 / 让我为每一次潮起而歌唱 / 像是为每一次生命的进程而激动 / 让我为每一次日出而歌唱 / 像是为每一次生命的新生而崇敬”……他的《落英集》中，还有那么多动人的情诗，有那么多忧伤的美丽和行走的辉煌。仅仅相隔一年的时光，这位在云聚云飞潮涨潮落中把握商海玄机的人，这位总是穿云越雾在全世界飞翔的人，竟然能挤时间创作出具有崭新意象的《都市流浪集》，他的精力和才情都令人倾倒。

《都市流浪集》浸透着深邃的人文精神，闪耀着强烈的批判光芒，它以反城市情结构成其精神主旨和文化内蕴。他以高楼、路灯、水泥的桥梁为主体意象，勾画出无数城市生活的侧影，表现了城市生活以其规范性、恒定性和程式化，形成了法定枷锁，因而压抑心灵扭曲人性。他说：“这拥挤的车辆像蟑螂在城市扫荡 / 一条条马路像黑蛇在飞扬 / 隔着车窗相对人与人同样落寞 / 像被囚车押送去角斗场 / 谁也不允许从城市逃亡”（《城市蟑螂》）。城市的居所是用窗组成，不该隐避的却隐避，不该透明的却透明：“窗 / 被窗折射 / 窗 / 被窗隐藏 / 温暖被窗割断 / 面对窗 / 眼在窗中惊慌 / 窗像夜狼林中的眼 / 让窗中的高楼冷冷闪光 / 楼群的窗像单面的镜 / 窗中的我被脱去最后一件衣裳 / 你无法打碎每一扇窗 / 窗让你赤裸得无法对抗 / 窗 / 被窗禁闭 / 窗 / 被窗相望”（《窗》）。在城市中生活，他感到单调和冷漠，也惊悚于个体生命和个性的消失：“街灯 / 过来照耀我 / 今夜 / 我将长醉不醒 / 惊恐的人 / 快离我而去 / 这街巷 / 已让我疯狂不宁 / 无法奔走 / 一条条街总是相同 / 路上的人 / 总在急行 / 男的冷漠 / 女的冰冷 / 无人顾及我 / 长叩的身影”（《街灯》）。城市的夜则更令人心悸和迷茫：“楼群 / 把灯光 / 紧紧围困 / 绿的像秋荷 / 红的像残阳 / 在这水泥的池塘中飘荡 / 我知道 / 没有一缕灯光能够逃逸 / 因为这楼群就像天网”。接着他以主体与客体相互潜连又相互转换的因果关系，写出一组深刻的对偶句：“楼群中你无法赤足而行 / 这水泥会让你的心凄凉 / 楼群中你无法抬头仰望 / 这高楼会让你的眼迷茫”；更让他忧虑的是在洛杉矶所感受到的这种单调和迷茫，已超

越空间和国度，形成了人类生存形态的普遍性：“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 / 从一个夜城到另一个夜城 / 从一个楼群到另一个楼群 / 从一个绝望到另一个绝望 / 这一万里的灯光啊 / 你依旧不肯温暖我的心房 // 夜城 / 你的辉煌使人惆怅”（《夜城》）。他的长诗《都市流浪之歌》甚至对都市的冷漠发出诅咒：“高楼 / 是谋杀者 / 一次次肢解生命 / 这水泥的坚硬让我痛恨 / 我厌恶这高楼森林般茂密 / 风早被曲解得无息无声”，“街灯一遍遍破灭而又新生 / 照亮的街巷一次次还那么陌生 / 恋人啊 / 你还在倾听吗 / 我的长醉是否让你依然动心 / 环路包围着我 / 酒醉了也无法逆行 / 双黄线是无法逾越的墙 / 你无法变道驶向远方”。诗人骆英把压抑和愤懑写到极至，正表现出诗的本质和诗人独有的气质。鲁迅认为“诗是血的蒸气”，是“醒过来的人发出的真声音”，“诗人感物，发为歌吟，吟已感滴，其事随讫”（《汉文学史纲要》），又说“科学的严谨的概念”所要求的“公正”、“平稳”和“冷静”都是“诗歌之敌”，因为它们不能与“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那么我们就该理解诗是同力求全面、公允，四方周严八面认同不相符的，而恰恰推崇片面的深刻和深刻的片面，允许强调其一不及其余，允许情思冲荡神奇浪漫，允许汪洋恣肆天马行空，这样我们就更加理解骆英的豪情激越了。

值得深入思索的是，骆英作为昔日北大中文系的才子、今日熟谙中外哲学名著的学者型的企业家，当然懂得城市化进程的意义和城市化内涵的丰富性。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场革命，城市的崛起是人类智慧的奇迹，也是人类发展的契机。“农业革命使城市诞生于世界，工业革命则使城市主宰了世界”，这句流行于西方的名言，深刻地揭示了城市独有的魅力。早在20世纪初叶，美国诗人桑德堡、林赛和马斯特斯，就继承了惠特曼的传统，以磅礴的气势讴歌工业文明，桑德堡的名篇《芝加哥》和《早安，美国》就歌颂了城市宏伟的高楼，是“远远超越星星和街道那变化的银三角 / 摩天大楼安放陡直的字母”，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与之相比较，人却成了“两条腿的小丑”。其实，人是能动的，物是受动的，人创造了物质文明，物质文明又提升了人的智慧。我国研究城市文化的学者，也对城市有过充满诗意的描绘：“城市是一片经济区域，城市

是一种文化空间,城市是一部用石块和钢筋水泥建构的历史,城市是一部打开的书,记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期冀和抱负;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是一种群体人格,城市是一种氛围,城市是一种特征”(杨东平:《城市季风》)。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城市是一柄双刃剑,它的另一面是世界性的困扰在城市越来越明显了:人口激增、环境恶化、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心灵压抑、道德失衡感、文化世俗化,都在扭曲人的性灵。骆英不是以社会学家的价值观念思考城市功能,而是以诗人的良知感悟生命,表明他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骆英以双向思维展示了他的这种终极关怀和美学理想,一方面表现了他对消磨个性、拘囿自由的愤懑与不平,另一方面则是表现他对田园文化为象征的自然形态的憧憬和追寻。这是一种生存环境,又是一种灵魂归属。

其一,《都市流浪集》中的许多篇章真可谓之郁结漫漫忧思忡忡,表现出城市的生活格局正在消解人间温热,从而简化了人生。当街灯燃亮的时候,“依靠过的身影了无印迹/依靠过的心情花落般寂静”,“相拥过的手臂像巷尾/拐弯后消失得无息无声/在都市中依靠像咖啡/半是酸涩半是苦腥/在都市中相拥像街灯/半是昏暗半是黄红”(《灯 黄的亮起》)。他以多种色调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城市生活的单调和冷寂:“高楼冷静得像灯塔/破碎的灯光把雨色一层层染深”,“残落的纸屑在街灯下闪烁/像雨色的人徘徊得已经失控”(《雨色》);而在无数次的单调和重复之后,最让人感到痛心的是“想不起该思念谁了/日子杂乱得变形/在网络上随意翻阅/懒惰得空白而贫穷”,“这岁月已一千遍复印/这都市已一万遍克隆/这无奈已一亿次诉说”(《想不起》)。于是人变得被动,就象抽屉一样“被漫不经心地拉开/又毫不在意地关上”。然而人毕竟不是抽屉,心灵之火没有泯灭,相思之情还在流淌,会想到“远方/清明的山正在荒凉/灯前/我的女儿正在梳妆/风啊/你为何又敲错我的窗”(《抽屉》)。被动与主动、无声与有情两相对照相克相生,就更增添了悲剧意味,它印证了一位哲人的格言:“人生来自自由,又无所不在限制之中。”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历史前进,又限制了心灵自由,生存中的“二律背反”为诗人的

认知探求提供了宏奥的哲学旷野。必须看到骆英千缕情思万般忧愤的灵启之源,是他对世界倾斜、贫富不均、哀乐悬殊的愤慨,我多曾与他促膝长叙,把酒倾谈。不幸的童年、贫寒的岁月、对心灵的扭曲、对尊严的戕害,都使他的意更坚心更软,强化了平民意识,强化了平等意识,强化了自强精神,也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他说,坐在汽车里看到一个小伙子衣衫褴褛汗流浃背,蹬着一辆板车在滚滚车流当中穿来穿去,他感到自己的心在流泪,他总是默默祈望一切善良的人们都能摆脱种种困境而过上幸福的生活。与他肝胆相照的倾谈,总让我同他的心贴得很近,让我真切地理解了骆英的诗人气质、诗人风骨、诗人本色和人格魅力。他虽然刚入中年,却已久历沧桑,方能写出这样力透纸背的诗句:

我知道

穿越历史其实并不复杂

只需塞住耳

不听谁富谁穷的哀怨

那主流的像罌粟

是女巫设置的盛宴

我知道

繁荣的岁月其实并不清白

只需闭上眼

不见谁高谁低的转换

那自由的像艺妓

是随需变幻的表演

我知道

平等的富有其实并不可信

只不过是誰唱誰听的晚餐

——《经济学批判》

这样清晰的人间透视,这样深刻的哲学思辩,构成了骆英诗歌的精神魂骨;然而,他的作品中最能抚慰人心的,却是那些情思缱绻之笔:“我为那水泥缝隙中的虫儿忧虑 / 她怎样面对这一天的骄

阳 / 归来的夜晚失去她娇嫩的鸣叫 / 我的流浪肯定会在都市中迷航 / 那街角的小草你可会枯黄 / 沉重的脚步可会踩断你的脊梁 / 长夜的裸眠没有你的清香 / 这一夜的梦肯定会杂乱无章 / 那无家的狗儿你还在守望我吗 / 等我为你乞讨残剩的腊肠 / 等那无忧的麻雀飞落在你的背上 / 想唱便唱想飞翔便飞翔”（《在都市流浪》）。这种对万物安祥的祈望，也是诗人人格精神的外化。

其二，骆英以田园文化象征自然形态，视为恬淡美妙的生存环境，也视为灵魂归属。他把这部诗集题名为《城市流浪集》，从不同角度抒写了流浪之中，情无所依魂无所系的困惑和忧伤，而田园之纯朴正是魂之所依情之所往。只有远离城市的时候，他才会看到“云淡处远山 开始蔓延 / 像我的逃离一层层平展 / 也许在降落的时分我会无言 / 但这眩目的视野让我感到安全 / 喧嚣的街终于不再显现 / 哀怨的人终于离得很远”（《机舱的窗口》）。不管怎样繁忙，怎样的焦灼和迷惘，他的神思常常“踏上归乡的小路”，想到“有人会敲响钟 / 有人会打开门 / 我那匹紫黑的马儿会在草棚中嘶鸣”，“雨亮了 / 风红了 / 我的心也要一遍遍湿润 / 遥望着街头向信箱呼喊 / 可是远方寄来踏青的请柬 / 穿起旧的行装我将飞奔而去 / 清晨看云黄昏看山”（《信箱》）。在这幅意悠悠情漫漫的思乡图里，他去寻找人类没有世俗烟尘玷污的童年，他去寻找恩泽心肺的云霞，他去寻找抚慰灵魂的摇篮。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曾经说过：“谁在忧郁的时候不是宛如身在狱中？在我的巴黎居室中，远离故乡的我产生了魏尔仑式的梦想，往日的天空展现在这石头城上。”是的，魏尔仑《智慧集》中十分朴素的诗句：“屋顶上的天空 / 这么蓝，这么平静”，就足以让他激动不已；他还钟情于诺埃尔·吕埃《血的花束》中的名句：“多么奇异的晨曦，撕裂的丝帛 / 在热情洋溢的蔚蓝色中 / 在记忆中再度涌现 / 多么绚丽的色彩狂澜”。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生命的节拍！骆英也是这样，他的田园之恋与爱国情愫相融汇，展示出一幅尺素万里的开阔意境：“只是在我的祖国街巷中奔走 / 我才会舞丝绸或歌或泣 / 这归乡之晨啊 / 你的朝霞如此美丽 / 云 / 请你飞逝 / 海 / 请你平静 / 归乡的人 / 是花的精灵 / 必将有芳香追寻”。他把祖国母亲喻为“我在夜晚轻抚的一株株杨柳”，把长街喻为“世界上最亮的旅程”（《归乡